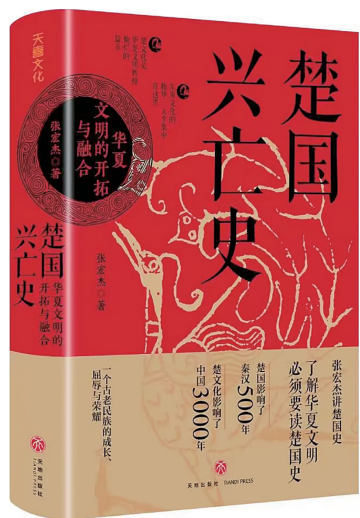


走马观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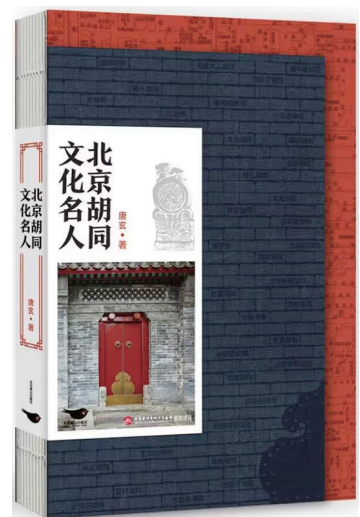


《楚辞：华夏文明的开拓与融合》
张宏杰 著，天地出版社

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为复融华夏，不屈不挠；楚人开放包容浪漫，有着对美的极致追求，创造了绝世惊艳的楚文化。这里有举世闻名的曾侯乙编钟，有精美绝伦的漆木器，有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有典雅优美的楚辞，还有一代霸主楚庄王、治水专家孙叔敖、伟大诗人屈原、忠贤典范中包胥……

春秋时期，楚国大败晋国而称霸，最盛时是一个方圆5000里的烜赫大国，可谓“楚境横天下”。然而，在崇尚权诈、较量贪婪的残酷的战国时代，楚国统治集团却还保持着春秋时代礼乐文明熏陶而养成的质朴、文雅和慢节奏。当慢节奏的楚国遭遇贪婪的战国时代，其灭亡已不可避免。

本书审视“中原化”对楚国兴亡的影响，审视华夏文明开拓与融合的历程，借助考古发现和典籍里的记载，以奇诡瑰丽的文物，解读楚国辉煌灿烂文明，以盛衰荣枯的历程，揭示历史背后值得人们深思的兴亡规律，完整、系统地讲述了楚国8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



《北京胡同文化名人》
唐玄 著，北京燕山出版社

胡同是北京的历史文脉和城市肌理，也是北京的标志和名片。北京的胡同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有故事的人。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颂着，他们的故居也吸引了无数的人去探访。《北京胡同文化名人》，是一部了解北京胡同和在胡同里生活过的近代文化名人的生活起居、工作学习的优秀作品。

作者选取了在北京胡同的不同位置居住或居住过的鲁迅、沈从文、齐白石、丁玲、汪曾祺、梅兰芳、郁达夫、冰心等十多位现代文化名人，作为写作对象，以胡同为线，以人物为点，让纵横交错的北京胡同充满了文化人的烟火气息。通过这些活跃在课本里的作家的故事，道出了北京胡同的生活方式。作者用非虚构的方式，真实地记录着胡同的人文历史、胡同的今昔变迁，以及令人唏嘘的人物命运，让昨天的历史，在今天灵动、鲜活了起来。



书香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捕捉历史上的疫病身影

岳麓君

如果你想重新了解三国、了解东汉魏晋史，那么一定不能错过这本由知名历史学者袁灿兴带来的《疫病年代：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瘟疫、战争与社会》。

在中国，几乎是个识字懂事的人，都知道三国。而几乎所有知道三国的人，都知道赤壁之战，它让曹操失去了一统天下的机会，此后三国鼎立的格局，就此而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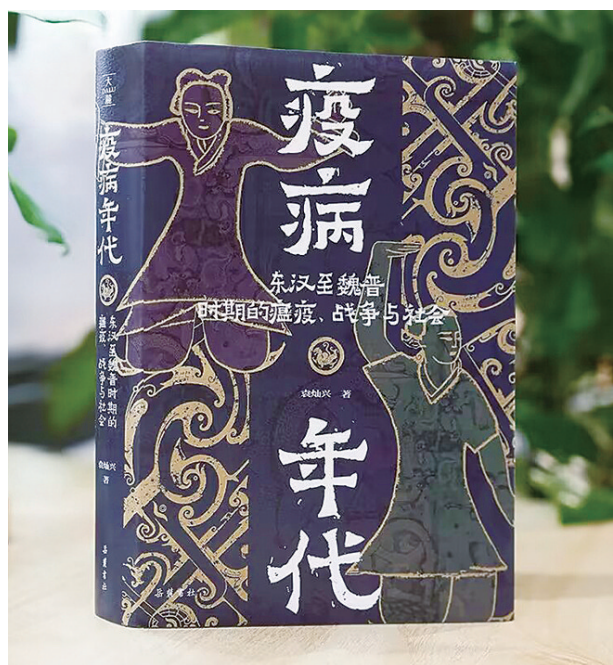
可你知道吗，打败曹操的根本就不是孙刘联军，而是“疾疫”。根据《三国志》记载，仗一打完，曹操就给孙权写信：船是我自己烧的。他说当时军中疾疫横行，吏士死者将近一半，兵无战力，这才烧船自退。什么周瑜打黄盖、草船借箭等，都是后人编撰加工的。

回顾几千年文明史，疫病一直是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瘟疫早已无数次改变过人类命运，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其覆灭皆与此相关。

而纵观中国历史，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汉末魏晋，因疫病改变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代枭雄刘备，死于痢疾；孙策不是被吓死的，而是脸颊受箭伤，伤口感染染上疫病而死；周瑜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而是染上肺病而死；竹林七贤，有五子都死于同一场瘟疫……东汉末年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疫病持续最长的一个时期，362年间共爆发过76次大规模瘟疫，平均不到5年就要来一波。

但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文明史却达到了空前高峰，留下了独一无二的“魏晋风度”。美学家宗白华曾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闷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这本《疫病年代》的精彩之处在于，作者用9大主题、45个篇章，以中国古代的疫病为引，由点及面，不仅写透了中国历史上最多变、也最荒唐的大转折时期——汉末魏晋，内容更涉及及方



面——历史、文学、民俗、生活方式、政治、思想经济、宗教、文明演变……每一部分都是时代的缩影，这本书，不仅仅是讲中国人自己的历史故事，更把整个汉末魏晋历史，放在全球视野的坐标上，给你真正的“大局观”视角。

整本书，随意翻开一页，你都能读到真实历史中发生的大事件，深度理解疫病年代下，古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

生命的忽逝，功业之未竟，是这个时代文学的主题，也是人生的主题。从知识分子到布衣百姓，对生死哲学达到了空前的关注。

战事不断，瘟疫肆虐，人生短暂如蜉蝣，就连帝王也难免朝生暮死的无奈。大疫之下，王羲之疼爱的两个孙女也因暴疾去世，王羲之哀痛至极，在举办的兰亭雅集上，留下了感叹生命无常，千古不朽的《兰亭集序》；而曹操则写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嵇康说：“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生若浮萍，暂忽忽终”。

对瘟疫的恐惧，也让中国文学中的志怪小说发展到巅峰，一大批描写生死轮回、鬼神报应、仙俗二界的志怪小说诞生了。

比如中国志怪小说鼻祖《搜神记》，还有《神仙传》等等。《搜神记》中有一个“蛇蛊”的故事，书中说有一妇人在大缸中发现一条大蛇，妇人用开水将蛇烫杀。此后“其家疾疫，死亡略尽”。背后寄托的，是百姓对治愈疫病的殷切渴望。

疫病，也改变了汉末魏晋时期老百姓的精神信仰。面对疾病和天灾，朝廷也束手无策，百姓在绝望之中，信仰起用符水治病，营造“人间天堂，太平之国”的太平道，最终引发了黄巾大起义。老庄盛行，佛教弘传，百姓把现实中的苦楚，寄托于神明中。关公关羽，此后也被百姓纳入佛教成为护法，观音送子普度众生；而道教中，则有财神爷赵公明，城隍庙、土地庙庇佑着地方，人们虔诚祈祷，祈求着辟邪福佑。瘟疫蔓延，大地、空气、河流，处处充满着死亡的味道，在绝望之中，“医圣”张仲景奔仕从医，以身试药。一部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伤寒杂病论》，横空问世。其中的方子，流传1800多年，在古代无数次乱世中不知挽救了多少人的性命。还有华佗，他创下了采用酒送服“麻沸散”，而后切开患者腹部进行手术的创举。开辟了历史上全身麻醉手术的先河，不但在中国医学史上罕见，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空前的。

本书是作者经过反复打磨的优秀作品，全书光脚注，就有400多条。以前东汉末年那些读不懂的朝代关系、历史大事件，在作者笔下——被缕清呈现。它不仅是一部汉末魏晋社会史，也是一部汉末魏晋生命史、思想史，堪称疾病、军事、政治、魏晋玄学、文学、宗教的复调交响曲。读完，你收获的绝不仅仅是古代疫病史，更是一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兴衰大百科。

《疫病年代：东汉至魏晋时期的瘟疫、战争与社会》，袁灿兴 著，岳麓君 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阅有所得

一场开心的幽默之旅

——读“魔术老虎讲故事”系列童书

安武林

最近，谢乐军先生推出了“魔术老虎讲故事”系列作品，包括《长翅膀的小汽车》《超级大力士》《八戒的假期》《外星人来我家》四本童书。一次出版四本童书，是非常值得祝贺的一件事。

我与谢乐军先生是“闺中密友”，有着同窗情谊。我们上世纪90年代末在鲁迅文学院全国首届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研讨班就读了半个月，彼此结下了深厚情谊，后来虽远隔一方，但彼此的联络从来就没有中断过。那时，我就知道了他的绰号叫“魔术老虎”。“魔术老虎”这个词，比“谢乐军”更为小朋友们所熟悉、所喜爱。

谢乐军为人低调、朴素、忠厚、执着。他做过教师、文秘、编辑，但他的最爱还是写童话。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孜孜矻矻地埋头给孩子们写作，在幽默童话的儿童文学作家队伍中，他是绕不过去的那一个。

读他的童话，轻松愉悦，我总会想起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忍俊不禁。他话不多，但常常一发声就语惊四座，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他是个快乐的人，性格与他的名字“乐军”相当吻合。我猜测，他的心里住着一个小小的小孩，童话里的小小孩。当他埋头写作的时候，小小孩就跳出来了，就像他是那辆长了翅膀的小汽车一样，小小孩指挥着他在文字的道路上行驶。也许，他幽默的才华、幽默的细胞，是与生俱来的，他会在文字里自由挥发，而且专给小朋友们施展。而在现实中，他只是偶尔展示一下而已。

谢乐军先生为什么对幽默童话情有独钟呢？我想和他艰辛和贫瘠的童年经历不无关系。我们都是乡下度童年，我很能理解他，我们童年的笑声和童年的快乐都是很少的。当我们成为父亲之后，尤其是成为了儿童文学作家之后，给孩子们写作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还有可以弥补的机会。在童话里，我们重新活了一回，不要让我们的童年有我们那样的缺陷和遗憾。正如泰戈尔所言，孩子们永远不理



解，他们的笑声对于这个世界的价值。人生苦多，累多，何不让孩子们的快乐再多一些呢？何不让孩子们的笑声再响亮一些呢？我想，这应该是他致力于写作幽默童话的根本所在。

这四本童书，均是以幽默见长。幽默的童话和幻想小说一样，离不开夸张。这些点点滴滴灵感的获得，自然少不了他的孩子小小乐了。日常生活中的琐屑小事，均能触发他灵感的火花，能提供给他足够的素材。三十多年来，谢乐军一直在少儿及综合类期刊工作，这为他提供了了解孩子们的机会，让他能紧紧抓住孩子们的审美趣味。工作上的便利，也让他从同辈和前辈的文字中汲取养分打开了方便之门。他的写作，几乎都是多方来着手和考虑的。

多年以前，我曾为他的《长翅膀的小汽车》写过书评，这本书后来还荣获了冰心儿童图书奖。现在重新出版的，是它的修订版。更令我大开眼界的是，其中还加注了成语知识的延伸阅读，这份体贴是从实用性和教育性的角度来考虑的。

关于书的内容，我不想多做介绍，我相信读者已经迫不及待要翻过我的序开始读正文了。我相信，阅读这四本书，是一场开心的幽默之旅。
《“魔术老虎讲故事”系列童书》，谢乐军 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雨里书外

草木神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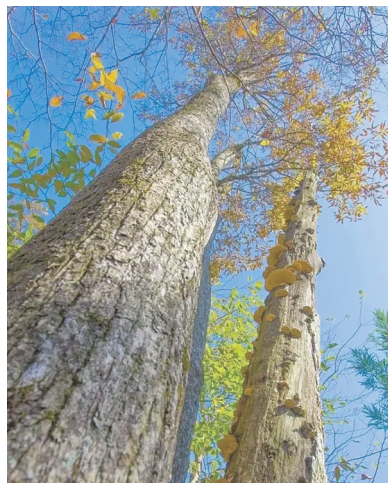
蔡测海

40多年前，我在创刊不久的《民族文学》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远处的伐木声》；40多年后，陈黎明在《民族文学》上也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红榉木》。我们两位土家族作者，前后相隔了40多年，带着各自的第一篇小说，在《民族文学》相遇。

我那时还是小青年，而此时的陈黎明已是老老中青了。我那篇小说写的是鲁班后人木匠艺人的故事，而他的这篇则写的是位哑巴守树人，他的使命是守住一棵榉木神树。我们的第一篇小说都写的是树木。山里的土家人，从小以草木为伴，栖居于草木，取草木为用，采草木为药，敬草木为神。巫傩文化，多与草木相关。在这个文化群落生存的我们，书写树木是使命，也是宿命。

陈黎明的短篇小说《红榉木》，写了一棵榉木和一群人。榉木稀少，比黄花梨、比金丝楠更稀少，是稀有树种，中的稀有树种。土家人视之为神树。在日本，这种树被当作神木，用于做门楣。而日本不产这种树，要来中国采购。买一棵榉木，除了给几十头牛的价钱外，还要帮村里修一条路。山里人穷，有一棵榉木就是一件宝。恰好，雪峰山里某处发现了这样一棵榉木，有人来买，出大价钱，还打算帮村里修一条路。卖还是不卖这棵榉木呢？卖，这可是世代供奉的神树；不卖，哪来的钱修路呢？这棵榉木命悬一线。村民们开会的结果是卖榉木修路。只有哑巴一人不同意砍树。到最后，来砍树的人遇上雷电，没人再敢砍这棵榉木了。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采购这棵树的资本持有人覃总，发现这棵树的真正价值是它的神性、它的稀有。这棵树的背景，古村落，奇山异水，构成了绝佳风景。覃总于是与村民们商议，要在这里搞旅游开发，并出资修路。人的善意，资本的善意，人人共济，人与自然相宜，这在当下，是非常有意义的。榉木是一种警示，对人，对所有生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待自然，也就是善待我们人类自己。

对陈黎明来说，《红榉木》不只是一篇小说而已，它更是一种理想，文学理想和生活理想。陈黎明将文学情怀，拥抱他的故乡雪峰山。他从卖茶叶、养猪做起，几十年辛苦，做到了上市公司老总，挣了很多钱。他要把这些钱花在雪峰山上，养人养山水，养文化，让雪峰山变成人间福地。他对我讲，要把钱花在雪峰山上，哪怕自己再变成穷人，也不怕。怎么会呢？他在雪峰山做旅游搞建设，村民家家致富，他是共同富裕的带头人，怎么会变成穷人呢？



在雪峰山瑶寨古村穿岩山，有一处小树林，每一棵树下都立了块大石头，石头上刻有几位作家朋友的题词和签名，有赵本夫、陈世旭、韩少功、彭见明、肖克凡、海男、田瑛等人。那一回，大家应陈黎明之邀，参加了与榉木结缘的活动。陈黎明热爱朋友，热爱文学，热爱草木。他对我讲，雪峰山的每一棵榉木都很珍贵。

陈黎明写小说《红榉木》，我懂。他的小说《红榉木》发表在2023年第七期的《民族文学》上，我像他一样开心。在这个时代，一座名山和一家名刊相遇，这也许是命运的着意安排吧。

书香闲情

平淮西碑

陆春祥

元丰三年（1080）正月十八午后，粗大的雪花漫天飞舞，蔡州（今河南汝南）城的北门，来了两人两骑，年长者显得有些疲惫，年轻人看着陌生的地方，却有些新鲜，两人入得城来，匆匆找了家旅店住下。

汴京到蔡州，其实路不远，但这一走就是18天，他俩正月初一就动身出发了，目的地是长江边上离汉阳不远的一个小城——黄州。似乎你也猜出来了，这年长者就是苏轼，前几个月的“乌台诗案”差点让他去了黄泉，被贬黄州做团练副使，至少性命无虞。这不，他带着长子苏迈，一起去黄州。

总归是文人，无论心情如何，走到哪，都忘不了他的诗。唐朝的蔡州，历史上发生过著名的事件，有块著名的石碑，他一直惦记着，必须去看一看，于是，就有了苏轼的这首诗：
淮西功业冠唐唐，吏部文章日月光。
千古残碑人耻笑，不知世有

段文昌。

现在，我又从宋朝穿越到唐朝，和苏轼一起回到“淮西功业”的场景中去。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不听朝廷命令已经数十年。元和十二年（817）十月，裴度统一指挥，李愬雪夜入蔡州，生擒吴元济，震惊了全国，各方节度使随后纷纷向朝廷表示忠心。如此重大成果，一定要刻碑纪念，唐宪宗命同时参加此次战役的将军司马韩愈撰写碑文，韩大师苦思冥想70天，终于写出了雄文，气势磅礴，文采斐然，宪宗十分满意，命人抄写数份，分发各立功将士，并诏令蔡州刻石纪念。这就是苏诗中的“吏部文章”。

不想，事情转眼就发生了变化。蔡州的碑立完后，李愬的部将石孝忠，公开将碑砸碎。这什么情况？这是死罪呀。然而，皇帝却不追究，反而又让人重写碑文。原来事出有因，那李愬的夫人，是宪宗姑姑的女儿，表兄妹呀，打蔡州，李愬是头功，而韩文

却写裴度指挥得好，表妹大为不服，天天告状碑词不实，宪宗头都大了，那就将韩文磨去，再写一块。谁来写呢？翰林学士段文昌。

就这样，平淮西碑的韩文碑变成了段文碑。一碑写两次，也算中国碑文化中的稀奇事了。不过，韩愈的碑文可以磨去，纸上的碑文却永久流传，苏轼说它依然散发着“日月光”。我相信，苏轼父子在读碑时，一定有讨论，也一定感慨万千，但从诗意图看，他们都是拥韩者。

北宋政和元年（1111），汝州来了陈太守，想必他也是拥韩派，这种事估计不用报告朝廷，又不是本朝的事，他命人磨去段碑，重新刻上韩愈的碑文，不过，已经不是韩愈的原文了。

河南省汝南县政府办的王新立先生，帮我传来了汝南县文管所保存的平淮西碑照片，七张图片，均是韩愈的碑文，却没有一张段碑图，且无论怎么说，段文昌的平淮西碑也是被载入史册的，只是这样的方式有些尴尬罢了，不过，这实在也由不得他。

悦读

